

天主與天主的肖像

《創世紀》第一章所提供的多重視角

崔寶臣¹

本文採敘事學的角度閱讀《創世紀》，並以「創造者天主」隱含於本質上的特質——對權力保持控制的溫和，鼓勵作為「天主肖像」的人，致力成為相似天主的模樣，即努力管控自己的權力、克制暴力、致力實現一個平安和諧的世界、積極地向他者開放，如此，便是在自己身上真正實現了天主的肖像。

一、引言

《創世紀》的開篇敘述在基督徒歷史的傳承中，不止一次滿足了人們對「初始」狀態的理解與追求。在教理講授課程中，「老師」也不厭其煩地講述著這些生動的「歷史」，以求讓人們記住世界及人類的起源。然而，這些以色列智者所留給自己的民族，也間接留給整個世界的作品，到底在講什麼呢？作為今日的讀者，我們需要有勇氣問自己，並不斷與聖經文本對話，以此來表達對自己也對作者的尊重。

不得不說，理解《創世紀》是理解整部聖經的關鍵，而理

¹ 本文作者：崔寶臣神父，瑞士弗立堡大學聖經神學博士；現任教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，教授舊約相關課程。

解《創世紀》的開篇敘事，則是理解《創世紀》全書的關鍵。因為對「前言」的誤解或成見，會直接導致對後續所有敘事的內容的偏離。

對經文的閱讀與理解需要很多耐心。讀者時而會與經文本身搏鬥（類似雅各伯與天主的搏鬥，參：創卅二 23~33），時而也會與自己搏鬥（如勾起許多的兒時回憶，或教會某些負責教理講授的專員所不斷強調與叮嚀的），但這些都是為瞭解經文所需要的過程與時間。比利時聖經教授魏南（André Wénin, 1953~）坦言，為了能夠呈現給讀者他關於《創世紀》一到十二章的閱讀理解，需要十年和學生的切磋互動，再加上十年自己的不斷整理潤飾，才最終把一個差不多「成熟」的果實和讀者分享。儘管如此，他還是謙卑地提醒，他的詮釋沒有任何絕對性和排他性，而更好說是一段與經文本身的對話，甚且，仍然在持續過程中的對話。²

我們選擇從敘事學的角度閱讀《創世紀》，也是為了避免歷史鑑別（historico-critique）所帶來的「不確定性」³，而在已經定

² 參：André Wénin, *D'Adam à Abraham ou les errances de l'humain. Lecture de Genèse 1,1-12,4* (Paris: Cerf, 2013), pp. 10~12。本文的主要觀點也來自這本書。筆者與作者溝通後，作者慷慨允許筆者推介他的研究成果。另外，本文也很多參考了法國著名聖經學家耶穌會士傅尚（Paul Beauchamp, 1924~2001）的作品，尤其他對創一的研究：“Au commencement, Dieu parle ou les sept jours de la création”, in Paul Beauchamp, *Testament Biblique* (Paris, Bayard, 2001), pp. 15~32。

³ 歷史鑑別的很多結論是建基在「假設」（hypothèse）上的。

型的經文「字裡行間」探索其所展現的意義。⁴

二、創造者天主 (אלהים, 'elōhim)

《創世紀》開篇講述天主所創造的世界，然而，它更是講述創造世界的那位，也就是「天主」自己。祂是怎樣的一位天主呢？祂的名字是什麼呢？祂是如何創造的呢？

（一）該如何翻譯和解讀創一 1？

讀者也許會感到訝異，為什麼會提出這樣的問題。有關創一 1，經文不是很清楚嗎？是的，讀者若有此思維並不奇怪，主要因為平時讀經只選擇讀一個譯本；如果對照閱讀不同的版本，更不用說對照原文，自然會看到原來經文本身的可能性遠遠更為豐富。這也驗證了翻譯即詮釋的道理。

針對創一 1，一般來說，聖經學者會提出三種不同的翻譯和詮釋。最常見的是把它作為獨立於下面經文的語句，意即：天主從無中創造了一切。如此得出的翻譯是：「在起初，天主創造了天地」。當然，這樣的翻譯也可以不被作為獨立的語句，而是詮釋天主的第一個創世行動：天主首先創造了天地，接著創造了其他事物。為讀者不太熟知的是，其實還有第三種可能，創一 1 可以被翻譯和詮釋為時間狀語：「當天主創造天地的時

⁴「經文『字裡行間』所展現的意義」的說法來自法國著名聖經學者耶穌會士博尚（Paul Beauchamp, 1924-2001）。根據他的說法，經文帶領讀者進入思考，但經文永遠不會代替讀者思考。參：André Wénin, *D'Adam à Abraham ou les errances de l'humain*, p. 12.

候……」。第3節的「天主說」才是創一1~3所構成整句話的重點部分。之所以有這些可能，某種程度上也是來自希伯來文聖經早期是沒有母音（原音）和標點符號的，也沒有分章分節。例如「創造」（אֵרָא, br'）如果拼為「בָּרָא, bara'」⁵，則是動詞完成式，是謂語，表示一個已經完成的動作。但如果拼為「בִּרָא, b'ro」，則成為不定式形式，這樣一來，第1節可以作為時間狀語。⁶ 這樣的分析其實在中世紀時就已經被著名的猶太解經學者所討論，例如辣什（Rashi, 1040~1105）和伊本·以斯拉（Ibn Ezra, 1089~1167），就傾向於這第三種可能。⁷ 前面提到的每種翻譯和詮釋都有學者支持或者反對，沒有哪一個是大家毫無異議雙手贊成的。為此，這是對讀者的一個提醒，沒有哪一個人可以把自己放在聖經經文之上；身為讀者，我們是在經文的帶領下去

⁵ 這也是瑪索拉文本（Masoretic Text）中給出的拼法。

⁶ 創五1可證明這樣解讀的可能性。אָדָם אֱלֹהִים בָּרָא בְיוֹם, 「當天主創造人（或亞當）的時候」。這裡的創造被拼寫為 b'ro，也就是不定式形式，表時間狀語。

⁷ 參：希伯來聖經最新權威版本，*Biblia Hebraica Quinta*, 77*。舊約學者黃儀章博士在其著中，尤其引用其博士導師 John H Sailhamer (*Genesis Unbound: A Provocative New Look at the Creation Account*, Sisters: Multnomah Book, 1996) 的觀點，在分析了翻譯和理解創一1的各種可能性之後，認為其既不能作為「題目」，也不能作為時間狀語，而是作為一個「嚴肅的宣告，講出在一個只有神而甚麼也沒有的存在狀態下，神創造了一切……第一章餘下經文不是對一章一節的詳解，而是一個與創造不同，卻又是在創造之後的神的作為的敘述。」參：黃儀章，《舊約神學：從創造到新創造》（香港：天道書樓，2003），13~14頁。

發現意義，而不是從自己的主觀出發給予其意義。

當然，我們在大部分現代譯本中最常見到的是第一種翻譯，也就是把它作為一個獨立語句。這個解讀，多少是受「天主從無創造萬有」的思想的影響。這一觀念首先出現在《瑪加伯下》七章 28 節，然而，這已經是舊約猶太教晚期時代所形成的觀念。⁸ 在這個觀念的影響下閱讀創一 1，會和創一 2 及接下來的經文發生衝突。因為如果天主從無中創造了「天地」（一 1），而「地」卻是「混沌空虛」（一 2），或簡單說，一團混亂，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。創一這篇詩歌本是描述天主創造的秩序，而開始卻首先創造了混亂？此外，在創一中「天」是第二天才出現，而「地」是第三天才出現的。這樣的解讀令經文前後很難調和。

另兩種解讀或許不至於產生如此的張力，例如把創一 1 作為天主創造行動的「絕對性」起點，接下來的部分是這一行動之後的細節描述。至於第三種解讀，則是把創一 1~3 作為創世詩歌的隆重開幕。「起初」於是與天主開始創造的行動關聯，並由此啟動了「時間」，且作為過程一直延續下來。透過這兩種解讀，創一 2 中所出現的「質料」，則成為創造工程的「初始原料」，是天主在創造過程中要轉化的對象。這樣一來，和第一種翻譯形成的最大區別是，創造不再是從「無中」（*ex nihilo*）開始，而更好說是針對「混沌狀態」所帶來的勝利，甚至可以說是某種

⁸ 《瑪加伯下》是主前二世紀末、一世紀初的作品。

程度上的「救恩」行動。這正是天主行動的初果，也是其行動的原則。⁹

那天主是如何行動，或更好說，形成祂的初熟之果呢？天主行動的「背景」出現在創一 2。敘事者並沒有告訴讀者「混沌空虛」從何而來。爲他來說，這好像並不是問題。他只是簡單描述說：「大地還是混沌空虛（וְהָאָרֶץ תֹּהוּ וָבֹהוּ, tōhū wābōhū)」。希伯來文的這兩個字放在一起使用，也出現在《耶肋米亞先知書》四章 23 節¹⁰。具體來說，它描述的是一個被毀壞的城市的圖像，無法居住，對人不友好，就如同在《依撒意亞先知書》廿四章 10 節所說的：「空虛的城市已殘破，家家户户都已關門閉戶」。它也用來描述淒涼的荒野圖像，在那裡只有死亡（參：申卅二 10）。依撒意亞先知更直言天主並沒有創造「混沌」，而是爲使人有居住的地方才創造、形成並奠定了大地（參：依四五 18）。在創一 2 中，和混沌空虛相連的是「黑暗」（חֹשֶׁךְ, hōšek），還有「深淵」（תְּהוֹמִים, t'hômim）。「黑暗」和「混沌」經常會被放在一起使用（參：依四五 19；耶四 24），而「深淵」在聖經中主要用來描述給人帶來威脅的事物（參：納二 6；詠四二 8），有時也象徵死者的世界（參：出十

⁹ 事實上，אֶשֶׁתֶּר, 不僅用來描述時間，也用來描述一個人的「首生」（創四九 3；申廿一 17），或大地的初果（出廿三 19；申廿六 2）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它是「最好的部分」。在智慧文學中，這個字也用來表示「基礎」、「原則」（箴八 22；約四十 19）。希臘文和拉丁文把希伯來文的אֶשֶׁתֶּר (b'rē'sit) 譯爲 ἐν ἀρχῇ, in principio, 更多表達了後者的意思。

¹⁰ 「我觀望大地，看，空虛混沌，我觀望諸天，卻毫無光亮。」

五 5)。

敘事者在這一節中所提到的最後一個元素，רוּחַ אֱלֹהִים (rūah 'ēlōhim)，在翻譯和詮釋上給讀者帶來了困難，尤其和它相關的動詞 (רָחַף, rchf) 的意義在希伯來文中很難確定。¹¹ 從字面直譯，是「天主的風」。它可以有一個具體的意義，用來描述「颶風」。事實上，希伯來文的 אֱלֹהִים ('ēlōhim, 天主) 有時用來表示類似形容詞最高級的形式 (superlatif)，例如詠卅六 7 中的「天主的山」意思是「很高的山」¹²，又或在《約納先知書》三章 3 節稱尼尼微「是一座極大的城」(exceedingly great city)¹³。所以，在這一背景中，我們可以將創一 2 中的 רוּחַ אֱלֹהִים 理解為來自天主的「大風」¹⁴，可以攪動水面的颶風 (參：達七 2)。總結來說，天主是以某種形式臨在於這原初的混沌狀態，可能是遠距離的，但一切都在其掌控之中，或者說，祂已準備好要進行干預。

魏南 (André Wénin) 推薦把創一 2~3 連在一起閱讀，可以得

¹¹ 在希伯來聖經中，這個動詞共出現三次。除了這裡之外，另兩次是在耶廿三 9 和申卅二 11。在耶廿三 9 表示「顫抖」或「戰慄」，而在申卅二 11，經常被翻譯為「飛翔」，用來形容老鷹如何保護在巢窩中的幼雛。很多聖經譯本取在申卅二 11 的用法來翻譯創一 2 中的同一個動詞。《思高聖經》翻譯為「運行」。

¹² 《思高聖經》譯為「摩天的高山」。

¹³ 《思高聖經》譯為「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」。

¹⁴ 下面列出幾個重要譯本的嘗試：「天主的氣息」(TOB)、「天主的風」(BJ)、「天主的神」(《思高聖經》)、「神的靈」(《和合聖經》) 等等。

出一個「演進的隱喻圖像」¹⁵。他解釋說，延續對混沌的描述（被黑暗所籠罩的深淵），敘事者提到天主的風攪動大水。到此為止，哪怕是來自天主的力量也是不受拘束的，給已經存在的混沌又塗上了一層威力。然而，「在水面攪動（יָחַף, rchf）」（《思高聖經》譯為「在水面上運行」），不會只有一層意思。閱讀時，讀者可以設想一股狂熱的力量，因為被牽制、暫停而顫抖，並處於等待之中。就好像天主自己在克制祂的力量，讓混沌停止擴散。突然間，祂開始玩弄這風（氣息），調節祂的呼氣：「天主說：『要有光』」（創一 3a），祂發言時所使用的只有吐氣和母音（元音）¹⁶，然後在劇烈震動中呼氣停止：光出現了！

這一演進隱喻圖像，是來自對創一 2 最後的部分可能含有的意義的解讀。它暗示了在創造行動之初，天主將其自身的力量，就像任何可能帶來毀滅的暴風一樣，注入到一句「話語」中。如此一來，在創世的序言中所出現的「天主的大風」，便成為整首創造詩篇的結構性主題（以話語創造）的前奏。聖詠作者也以其固有的方式回應了這一主題：「因天主的一句話，諸天造成；因上主的一口氣，萬象生成」（詠卅三 6）。天主口中的「話語」，祂的氣息，其實就是祂的風，的確強大，但在控制之中，也得到緩和與疏導。它絲毫沒有流失攜帶它的氣息的力量，而

¹⁵ 參：André Wénin, *D'Adam à Abraham ou les errances de l'humain*, p. 30.

¹⁶ 這裡指的是依照希伯來文：אֵוֶר הָיָה, y'hi 'ôr。

是將其轉化為創造性的力量。¹⁷ 天主的話言出必成（詠卅三 9），而且天主的話本身就是光（參：詠一一九 105、130），是不需要光體而自發的光！若望聖史在聖神的默感下回應《創世紀》的開端如此高呼：聖言就是那真光，普照每人！（參：若一 9）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天主所說的第一個字，是動詞「存在」（to be，*《思高聖經》*譯為「有」），以表達意願的形成出現：היה，y'hi，「願他在」。所以天主的旨意就是「願 XX 在」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天主將來要啓示給梅瑟有關祂的名字——雅威（YHWH），也和動詞「存在」（to be）相關。按照博尙的說法，「聖經作者的洞見，就是讓創造性的言說自天主的名字本身溢出。是天主以自己的名字本身，也就是以祂神性的本體運作。」¹⁸ 更為巧妙的是，動詞「是」（to be）在創造敘事本有的部分（創一 3~31）共出現 26 次，而 26 是雅威（YHWH）之名在希伯來文中的數字值：（Y=10，H=5，W=6，所以，10+5+6+5=26）。這會是純粹的偶然嗎？無論如何，儘管創一並未提到以色列的天主之名「雅威」，但它隱藏在天主所說的第一個動詞「存在」（to be）之中。天主透過使一切存在、具有生命，啓示的正是祂的本身所在。那麼創一給我們呈現了一位什麼樣的天主形象呢？

¹⁷ 按詠一〇七 25~26 所言，天主的話語保存著其所有的可能性力量：「祂一發命，風浪狂掀，海中波濤頓時狂翻，時而忽躍沖天，時而忽墜深淵。」也參《約納先知書》一章 4 節。

¹⁸ Paul Bauchamp, *Etudes sur la Genèse: l'Eden, les sept jours, les Patriarches* (Lyon: ad instar manuscript, 1971), pp. 56~57; André Wénin, *D'Adam à Abraham ou les errances de l'humain*, p. 31.

(二) 一個透過「分開」而創造的角色

魏南神父認為，對閱讀經文最大的干擾，來自人對經文的「先見為主」，也就是說，讀者已經對經文有了自己預定的想法。¹⁹ 如果他不加小心，會把自己對天主和祂的創造的想法，本能地投射到經文要展示的天主的角色身上。然而，這可能是讓一段經文「死去」的最佳方法，使它無法結出任何果實。

當讀者放下固有的想法時，可能會非常訝異地發現，創世敘事中天主的一個主要動作是「分開」。天主分開了光明和黑暗，把水用穹蒼分開，把乾地和海洋分開，藉用光體來分開時節。天主花了四天的時間，在不斷地分開。當大地上生出植物後，它們也被分為三組（青草、蔬菜 and 果樹，創一 11~12），而且每一種各有其不同的類別。光體也是分為不同的三組（大的、小的及星宿，創一 16）。第五天創造的動物也被分為三組（大魚、生物和飛鳥，創一 21），同樣地上的動物再被分為三組（野獸、牲畜和爬蟲，創一 24~25）²⁰。所以，創一讓讀者看到的是，這位創造者天主的創造工程是透過不停的「分開」和「區分」來進行的。這個被創造的世界是「好」的，恰是以「分開」所建立的事物之間的相異性作為條件來達成的。每一個不同的受造物，都被安放在它的位置，並與整體維持著一個恰當的關係。

走筆至此，需要強調另一個同樣驚人的發現：在天主的角

¹⁹ 參：André Wénin, *D'Adam à Abraham ou les errances de l'humain*, p.31.

²⁰ 《思高聖經》的翻譯略有不同。

色裡，有某種既獨一無二卻又奇怪的因素。從形式上講，創造敘事介紹的是一個構想出來的故事：沒有任何人在天主創造的現場。是敘事本身帶入了這個角色，就好像某人隱藏在天主的工程背後。但無論如何，是某個人要敘述這個創造的過程。所以他要從他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觀察，甚至從他的信仰出發，發揮想像力，以賦予它一篇敘事的形式。他選擇的是他稱之為天主（'lōhim）的這個角色的話語和行動。正是在這裡，令人訝異的部分出現了。這位在敘事中發言和行動的主角，慢慢搭建出一個讀者本人所生活其間的世界。所以天生（'lōhim）這個角色，並不僅是在所敘述的故事世界裡，介入並運作的一個角色。祂在敘事中所說和所做的，正是在建立和布置一個讀者可以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世界。所以天主超越了虛構和現實的界限，以至於敘事中屬於構想的部分，從一開始就會對讀者的現實生活產生影響。

這一觀察對詮釋本身並非無關緊要。因為無論讀者願意與否，他所面對的都是一種將他的現實帶入其中並加以詮釋的體驗。所以，讀者並非像閱讀其他故事一樣「面對」文本，而是要「置身其中」，以至於能在文本中辨認出自己的生活實境。甚至如果讀者同意參與的話，文本還會向他發問，期待他的回答。換句話說，他的閱讀不僅是對文本的解讀，同時也是對他自己的現實生活的解讀。

有鑑於此，我們再回到創世敘事中天主祂不斷的「分開」，恰是為一步步勾畫出人類視角下可以觀察到的現實。這些「分

開」，天主基本上都是透過祂的話語來完成的。「分開」也是設定界線，並奠定每個現實和存在之間的差異的基礎。但這樣做的目的，也是為將所有的存在都嵌入到一個關係網絡中，以期找到它的位置、用途並結出果實。所以，天主是在所有的人的視域之外（也在世界之外，祂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位）展現祂的權威，而所有的事物的相異性都源於這個權威。祂以「畫外之音」(voix off)告訴人們，這一個不是那一個，一切都是祂所為，而且祂認為這樣是好的，甚至非常好。這一權威是無所不能的。不僅僅是因為祂的話語具有至高無上的效力，更是因為祂所想所做的，對所有的存在都行之有效，包括對讀者的現實處境。這樣一來，每一個被創造的實體就是它的本體，然而它本身是源自他處，並非自我構建，不論它是否接受如此。

所以讀者所面對的文本，並非簡簡單單的一個「創世敘事」而已。它是對界定人類所理解的世界中不變參數的神學詮釋：刻印在語言中的，那無法把握的起源、相異性、界線及關係。

（三）天主的全能？

幾乎所有的詮釋者都強調天主在創造工程中所展現的大能：祂僅僅一句話，就足以創造世界，然後創造人居住其間。而且，完全沒有任何爭鬥的痕跡，不像在其他經文中所看到的那樣。²¹ 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就此止步。然而，對經文更為公平

²¹ 例如依五一 9~10；約廿六 12~13；詠七四 13~17，八九 10~12。學者認為這些經文帶有古代近東流行的創世神話的痕跡。參：M. J.

的態度，是要尋找看看，到底天主的大能具體上是如何呈現的，經文帶有哪些背景、包含哪些意義……等。

事實上，在創世敘事中，天主對萬物的駕馭主要透過兩種形式。在前四天中，祂以既有權威又井然有序的方法「分開」，以此規定時間並布置空間。然而需要留意的是，這一天主大能的展現，並沒有摧毀任何其他東西，甚至沒有摧毀那本來可以被認為是負面的原初混沌元素。前述提及天主使用「風」作為一種強大的力量，但在創造的話語中，它是一種得到控制、被緩和與疏導的力量。同樣，天主也沒有消除黑暗，反而是讓黑暗和光明交替出現，以此賦予祂運作時及世界本身運轉的時間節奏。至於原初深淵的水，同樣沒有消失：它被融入到海洋中，而這是天主稱之為「好」的空間²²。總之，混沌的組成部分，對生命本是敵對的，但沒有消失，而是受到限制，並在天主所創造世界的和諧框架中找到了它們的位置。由此可見，天主的大能所展現的方式是克制（*maitrise*），既不毀壞，也沒有暴力。

天主的大能所展現的第二種方式，表現在祂創造植物和動物時，它是以生命作為「禮物」來完成的。這個禮物豐富多彩，而且孕育出萬千不同的種類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它讓這些生命可

Seux, *La création du monde et de l'homme d'après les textes du Proche-Orient Ancien*, Supplément au Cahier Evangile 38 (Paris: Service Evangile et Vie, 1981), pp. 20-23; André Wénin, *D'Adam à Abraham ou les errances de l'humain*, p. 33.

²² 然而聚在穹蒼之上的水，反倒沒有得到天主口中的「好」（創一6-8）。

以結出累累碩果。從土中生長出來的植物，本身都含有確保其可以繁衍的種子。空中的飛鳥、海裡的魚及地上的人類，還得到了天主的「祝福」，天主邀請他們要生育繁殖，充滿他們所在的空間。所以，當天主大量創造生命時，祂是一個慷慨的創造者，祂沒有把生命的延續緊緊抓在自己手裡，而是讓生命可以自由地繁衍生息，並茁壯成長。同時，我們還發現這位創造者毫不猶豫地把權利委託給祂所創造的萬物。祂把對時間的管理託付給日月星辰，讓它們負責延續天主的初始動作（創一 16-18）。祂把地上的空間託付給人類，讓他們做主人，而其他動物則隸屬在他們權下（創一 26、28）。天主在把權利如此交託之後，便第七天抽身而退。天主的大能很明顯絲毫不帶侵犯的特色。

天主的大能還有另一個類似的特性，也散布於經文的字裡行間。實際上，它隱藏在重複七次的一句副歌（refrain）中：「天主看了認為好」。或按魏南的翻譯：「天主看了：真好啊！」這翻譯更形象地表達出天主對自己所創造的萬物的欣賞²³。畢竟，副歌本就是用來賦予文本韻律的！然而，它以這種連續方式重複出現，可能不僅僅是為了增加韻律的趣味，還尚有弦外之音：敘事者強調說，天主七次停下來，退後一步，觀察自己剛剛所做的，祂拉開一些距離，客觀地看。天主這樣審視自己話語和行動的結果，審視這些從此以後和祂本身不同的事物或生命。結果是，祂認為非常美妙：יִטוֹבֵךְ, kî-tôḇ, 真好！²⁴

²³ André Wénin, *D'Adam à Abraham ou les errances de l'humain*, p.35.

²⁴ 這句歌詞在以色列的禮儀中，常被用來歌頌創造者天主的偉大。

天主的這一作法（欣賞祂的化工）並非無關緊要，相反是至關重要。它清楚表明，在祂的創造過程中，祂並不僅僅滿足於運用其大能來安排、改變、生產及賦予生命。祂知道暫停並觀看所創造的一切，透過祂的視角，給所創造的一切打開了使其繼續存在的空間。

天主身上的這一恆定特性，在敘事的結尾處，可以說被第七天所「聖化」。敘事者在第六天結束時所強調的天主的欣賞和驚奇（創一 31），在這裡達到巔峰，就好像哪怕用一整天的時間都不夠！相對於其他的日子，這一天完全不同，是被分別出來的，用敘事者的話說，是被「祝聖」的（創二 3）。在這一天，天主沒有下達任何命令，不改變任何事物，也不生產任何東西。然而，是這個「安息日」完成了創造工程。創二 2 以平行對稱的經文結構強調「完成」和「休息」互相對應（下面的經文順序是按照原文，而不是《思高聖經》）：

天主 完成了	在第七天	祂所做的一切工程
祂 休息了	在第七天	從祂所做的一切工程

按照希伯來文中平行對稱的規則，上文中的「完成」和「休息」是作為近義詞來使用的。希臘文《七十賢士譯本》的譯者

參：詠一〇〇6，一〇六1，一三六1，編上十六34。這句副歌在原文中只有兩個字，構成自由間接敘述的一句話。這本是敘事者的觀點，但他敘述的是故事中主要角色的想法，所以表達出他認同這一想法。很明顯，敘事者藉此邀請讀者也來分享他的觀點。

好像沒有這樣理解這句話的意思，因為譯為「天主在第六天 (ἐν τῇ ἡμέρᾳ τῇ ἕκτῃ) 完成……在第七天休息」。也許是爲了不讓經文的意義有些奇怪，但卻犧牲了原文中悖論本身所含有的豐富意涵。在希伯來原文中，恰是天主的隱身，以及工作的停止，完成了創造的工作，並賦予它一個決定性的尾聲。如果沒有創造者的隱身，創造的工程就還沒有完成。

(四) 天主的隱身

天主以停止創造而進入安息。祂停止了祂以大能進行創造的展現，祂給自己的控制放置了界線，而這顯示的，恰是同樣的控制能力。用博尚的話說就是：天主比自己的勇力更勇而有力，祂主宰著祂的主宰能力。²⁵另外，在同樣的邏輯中，可以看出祂不想把一切都做完，這正是爲何祂把部分權利下放給日月星辰和人類。因此，祂決定性地向不是祂本身的存在打開了一個空間，在那裡，祂自己則隱身了。這樣一來，天主的創造是在世界的「自治」中，尤其在人受託管理大地的「自治」中完工了。所以，事情並沒有真正結束。

創二³正是如此強調的：「天主停止了祂所行的²⁶一切創造工作」。當祂完成了祂所行的一切工作而隱身時，一切並沒有完畢。這恰是一個天主行事的弔詭之處，爲完成祂的創造，祂沒有把一切都封閉在一個不結果實的完美之中，反而冒險留下了

²⁵ 參：Paul Beauchamp, *Testament biblique*, p. 27.

²⁶ 按希伯來原文，這個字是放在最後。

省略號，再次顯示出祂不想壟斷對祂的工程無限控制的渴望。天主如此行事，可以說自創造之初，祂就為「盟約」準備了土壤，因為盟約的訂立需要有自治能力的夥伴，可以選擇承擔他們的限度，這樣才能給對方的生命和自由打開一個空間。

關於全能者天主的形象，「安息日」的抽離最後確認了其實在整篇敘事中一直都在的特色，就是天主對自己的力量及主宰的控制，以一種完全屬於祂的方式拉開距離，以給受造之物打開一個屬於它們的空間——為有生命的存在來說，一個生命的空間。我們在此繼續引用博尚：「安息日再次強調位於天主形象核心的溫和。溫和的法律可以修正對一個超能天主的投射，這個超能天主與我們對超能的幻想常混在一起，換句話說，是我們按照我們的形象所塑造的天主的形象。」²⁷ 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天主的「全能」恰是祂的「溫和」，一個可以主宰自己的能力的溫和。這並非沒有其他選擇的弱者的溫和，而是一個比勇力更勇而有力的溫和。《智慧篇》的作者也如此描述天主的溫和：「你雖掌有大權，但施行審判，卻很溫和，治理我們，極其寬忍，因為，權能乃屬於你，只要你願意，你就能行使」（智十二 18）。

這就是那位「在起初」（*bərē'sit*），「原則上」、「本質上」的天主。

三、天主的肖像，人（*ḥā'ādām*，hā'ādām）

有關人（或人類）的創造出現在創一 26~28。敘事者一改他已經讓讀者習慣的手法，突然間把複數第一人稱「我們」放在

²⁷ Paul Beauchamp, *Testament biblique*, p. 27.

天主口中。「讓我們」這短短幾個字讓不知道多少詮釋者留下了墨寶。教父的習慣說法是：從中看到了天主聖三的痕跡。某些現代釋經者認為這是複數尊稱，或是天主與自己的對話，還有人認為這是經文本身來自古代神話的隱性痕跡：天生在決定創造人之前，先諮詢祂的天庭諸神或天使。然而，它還有另外的閱讀角度。

（一）人的出現：重複和不同之處

從敘事的角度看，經文中有很多重複。先是天主的計畫（26 節），但只有部分實現了（27 節），接著是天主的祝福，祂邀請人自己來實現祂的計畫的第二部分（28 節）。我們用下面的表格來呈現這三節經文，並且爲了方便分析及比較，以下經文沒有完全隨《思高聖經》，而是按照希伯來原文作了調整：

26 天主說：「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，按我們的模樣做人，叫他管理海中的魚、天空的飛鳥、牲畜、各種野獸、整個大地 ²⁸ ，以及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。」	27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他：造了他們有男有女。 28 天主祝福他們說：「你們要生育繁殖，充滿大地，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魚、天空的飛鳥、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！」
--	---

²⁸ 《思高聖經》並未譯出這個部分。然而爲了與創一 28 對照閱讀，這部分很重要。

從上表可見，在天主的計畫和完成之間大致是相似的，但若在如此精確簡短的結構中也出現了不同，顯然是有其意義的。

細心的讀者自然會問，天主為什麼要用複數來說「讓我們... 做 (נַעֲשֶׂה, na'ʿsé)」呢？選擇使用複數一般來說會牽涉到一位對話者。他是誰呢？另外，當敘事者講天主按照祂所說的「做」了的時候，他三次重複「(祂，單數) 造了」。這次他使用的動詞是「創造」(בָּרָא, bārā')。在希伯來聖經中，「創造」並非表達「從無到有」，而是表達做某種「全新的、從未見過的、聞所未聞的」事物²⁹，尤其它還有另一個特色，那就是這個動詞的主詞從來都是天主。然而動詞「做」的意義則相對寬泛很多。那麼，為什麼突然改變動詞，以及從複數又切回到單數呢？

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。天主的話語中，用了兩個不同的名詞來表達祂和人的關係：「肖像」(צֶלֶם, tzelem) 和「模樣」(דְּמוּת, demut)。在希伯來文中，它們並非近義詞。「肖像」表達的是具象的概念，指畫像³⁰，尤其是雕像（撒六 5：列下十一 18），包括法律所禁止的諸神偶像（則七 20；亞五 26。參：申四 15~19）。而「模樣」則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來自動詞 *damah*（像誰一樣，相似）。它表達的是兩個可比較的實體形象之間的「相似性」（則一 26：編下四 3），或者一個複製品與它的原作之間的「相似性」（依四十一 18；則廿三 15）。當在第 28 節敘事者講天主創造的時候，他兩次

²⁹ 參：出卅四 10；戶十六 30；依四三 1、15；詠五一 12.....等。

³⁰ 在現代希伯來語中，「照相者」或「照相機」就來自此字的字根。

使用「肖像」，但卻沒有再使用「模樣」；那麼，這個「模樣」去哪裡了呢？

天主的計畫和實行之間的第三個不同之處，是敘事者引入了「男性和女性」³¹這個詳細的信息。而這兩個字的使用，不僅沒有使人類更靠近天主，反而是強調了人類與動物的共同之處。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細節呢？

對於那些仔細閱讀聖經文本的人來說，還有最後一個明顯的差異：創造人類不像在完成其他創造一樣，後面沒有常見的副歌「天主看了認為好」。

該如何解釋上面提到的這些特點呢？首先，我們看為什麼沒有「天主看了認為好」這句副歌。實際上，這個細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看來充滿亮點的比較。因為在第二天的結束時，也就是在用穹蒼分開下面的水和上面的水之後（創一8），也沒有出現這句副歌³²。關於這一點，聖經學者認為省略是容易被理解的。在水中間放置一個穹蒼並無法使空間成為可以居住的，還需要讓穹蒼下面的水聚在一處，使旱地出現，但這已經是第三天的工程，接著就有了「天主看了認為好」（創一9~10），而且這

³¹ 希伯來文 זָכָר וּנְקֵבָה (zākār ûnēqēbā)，兩個字連在一起使用時，在《創世紀》除了在創一27和創五2指人之外，其他則指動物的「雌雄」，參：創六19，七3、9、16。而在整部梅瑟五書中，它們也是既用來指動物（肋三1），也用來指人（肋十二2、5；戶五3）。

³² 《思高聖經》在翻譯這一節時追隨了《希臘七十賢士譯本》，然而希伯來原文中並沒有這一句。《拉丁通行本》隨希伯來原文。現代譯本中，幾乎都隨希伯來原文。

句副歌在第三天重複了兩次（創一 10、12）。

所以，當這句副歌第一次被省略時，是因為工程尚未完成。如此一來，它也可以幫助理解為何在創一 27 中「模樣」（相似性）也消失了：因為尚未完工。人固然在他身上有天主的肖像，但這個肖像尚未成為「模樣」（具有相似性）。因為人也和動物一樣，並分享著一樣的性別特徵（男性和女性 // 雄性和雌性）。人看起來被放在一個處於神性和動物性的中間位置。創一 27 最後部分的平行對稱結構，似乎也暗示這一點：

天主照祂的肖像創造了人	
照天主的肖像	祂創造了他
男性和女性	祂創造了他們

總之，當讀者期待敘事者（也可以說天主）講「模樣」時，他卻重複使用「肖像」，好像在暗示這裡還缺少「模樣」（相似性）。但他所添加的部分導入一個解釋：人尚未相似天主，因為他活在與動物相近的範圍。在這一點上，人稱代詞的變換，從單數到複數，具有了象徵性意義：照天主的肖像，人類是一（單數，祂創造了他），但是像動物一樣，人類是複數（祂創造了他們）。希伯來文在這裡用 אָדָם（'ādām）來指人，既有單數意義也有複數意義（集體），的確恰如其分。

如果上面的解釋是合理的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人從創造者的手中出現時尚未完工，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天主在表達祂的計畫時所用的動詞，和敘事者描述天主所做的時候使用的動詞有所

不同。在創一 27，當敘事者講天主「創造」人時，他清楚指出那僅屬於天主的部分——只有祂能完成「創造」的工作。然而，當「創造」結束時，一切尚未「做」完——天主做了祂要做的部分，但還有剩下要做的部分。是誰要做呢？是誰要透過他所做的，讓天主照祂的肖像所創造的那位竣工呢？是誰要透過人化其所靠近動物的部分，以讓這肖像成為「模樣」呢？透過使用複數第一人稱說「讓我們...做」，天主並非在自言自語，而更好說，是告訴祂正在透過祂的話語所創造的人。同時，從敘事的角度，也是在告訴讀者，為邀請他們透過他們所「做」的，與天主的創造性活動合作，以讓這個工程完工。

（二）天主的肖像是一個召叫

我們現在看創一 26-27 的下文。人剛剛被創造，天主已經對他說話。透過給人祝福，天主立刻給他指出一條道路，讓他得以完善自己身上尚未完工的部分，以真正成為創造者的肖像。就如同空中的飛鳥以及海中的游魚，天主在祝福後，也邀請人要生育繁殖，擁有屬於他們的空間，但同時也交託給他們一個使命，就是要「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魚、天空的飛鳥、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」（創一 28）。這正是天主計畫要創造人當時的意向，「按我們的模樣」在那裡是清晰明確的，也就是說要讓人管理動物和大地（創一 26）。然而，管理動物和大地豈不是天主的肖像的一個基本特徵嗎？所以，藉託付給人這個任務，天主暗示他要像祂一樣，以祂的肖像行事。

天主在託付給人使命時所使用的兩個動詞（治理和管理），都表達了某種能力的展現。第一個動詞「治理」出現兩次（26 節和 28 節），來自希伯來文動詞 רָדַח (*rdh*)。它的具象意義，近似「踩在腳下，粉碎」，就像人在莊稼成熟時所做的（參：岳四 13）；當用在敵對的人們之間時，就有了「壓制，統治」的意思（參：肋廿六 17）。在其他地方，這個動詞也用來描述君王的最高權力（列上五 4：詠——〇 1）。另一個動詞——「管理」大地——使用的是 כָּשָׁה (*kvsh*)。在《創世紀》中，僅在這裡出現過一次。它的意義更多是軍事性質的，如「征服」（參：戶卅二 29，撒下八 11）或「奴役」（耶卅四 11、16）。看起來，天主要人使用的能力一點都不溫和，而且一定帶有某種強度，就像天主在布置空間時所施展的大能一樣。

前面我們已經提到，大能並非創造者天主的唯一特徵；實際上，天主的大能是以溫和的方式來展現的。那麼，這一在天主身上對力量的控制，在人身上會出現嗎？人類的經驗證明，很明顯沒有。爲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，我們需要注意閱讀創一 28 後面的部分。在交託給人管理動物的任務之後，天主繼續告訴人，祂把蔬菜及果樹給人做食物，而其他的動物則以青草爲生（創一 29-30）。這是《創世紀》第一章中天主所說的最後一句話，它的內容有些令人訝異。事實上，這裡的內容表面上看起來有些不切實際，甚至接近荒謬，並且從敘事者的角度來講，直到這一句出現，他在敘述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現實時本來一直都很有邏輯的。敘事者之所以如此，其所流露的恰是一個提醒

讀者要注意的記號，邀請他嘗試把它作為隱喻來理解，以此打開一個隱藏在敘事文字下面的意義的空間。

儘管它看似是一個小插曲，然而天主的最後這句話，具有非凡的意義。在給人有權管理動物的任務之後，突然一個以蔬菜及果樹作為飲食的禮物，豈不正是要告訴人在管理動物時可以不要殺害牠們嗎？以素食做禮物賜給人，是一個隱含的邀請，要他在管理動物時給自己的權力保留界線，在執行自己的管理任務時，不要使用暴力：既然他為了養活自己已經有了食物，因而不必再殺死動物來充饑。另外，既然動物不需要與人分享同樣的食物，所以食物本身不會構成人與動物之間競爭的對象。這樣一來，如果人願意的話，他對動物的管理完全可以免除暴力的使用。誠然，這個邀請是隱含的。但如果說的太仔細明確，天主豈不是在給人自由讓他擔負責任的同時，又在強迫他嗎？自由與責任，有時首先是一個如何傾聽他人的問題。

總之，天主在給人管理任務的同時，也告訴他可以用溫和的方式來完成這個任務。再用博尚的話說就是：「人作為天主『肖像』的特性，不僅在於其卓越，同樣也在於踐行其管理任務的方式。此處經文則是用飲食制度來提示一種可以和平使用的方式。」³³ 所以對人來說，就像天主的行事風格一樣，他知道給自己一個限度：尊重生命，並尊重動物的生存空間。這正是在天主向人所說的那兩句話中，所指出的使工程完畢的道路。所

³³ 參：Paul Beauchamp, *Pages exégétiques*, Lectio Divina 202 (Paris: Cerf, 2005), p. 117.

以，現在歸於按天主肖像所創造的人要努力去「做」，以學習成為他們所由出的創造者的模樣。我們由此也可以理解，為何地上的走獸並沒有接受祝福，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，可以說這個祝福是放在人的手中。如果人聽到天主的邀請，以溫和的方式來管理，地上的動物就會分享賜給人的祝福。

（三）管控人內在的動物性

講了以溫和的方式管理動物之後，其實這短短的幾節經文中還有另外的訊息等待挖掘。的確，在聖經中第一次講到人時，天主給他的召叫，主要卻是在於管理動物，這不能不說非常獨特。難道為人來說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要做嗎？然而，就像前面已經提到的，這幾節經文透露出，人的很多特徵使他與動物更為接近：和地上的動物在同一天被創造，與第五天被創造的生物一樣接受祝福，而且人有性別（男性和女性），並像在動物王國裡一樣的繁衍。這些都在暗示動物性，它不僅僅是外在於人性的，也是構成個體或集體的人的完整的部分。因此，人也應該以含蓄溫和的方式管控它，以此完成在他內的天主肖像。《創世紀》後面的部分以豐富的例子呈現出這個事實：個人或集體內都充滿了混亂的力量。為了按天主的肖像行事，無論個人或集體，都需要接受內在於人的動物性並管控它。

在個人層面，「男性和女性」（創一 27）的字眼，可能指動物性，並和性別及慾望相關。如果它不受管控，不在正確的限度內，那這個生命力很快就會淪為暴力。從更廣的角度講，在所

命是要成為相似天主的肖像，那他就應該轉身把目光朝向天主。是什麼力量讓天主在祂創造的過程中，可以溫和以待呢？豈不正是透過話語，被節制的氣息（風）嗎？在創世詩篇中，話語恰是天主溫和態度的原則和不變常數，是祂動作的核心。那麼，為人來說，作為天主的肖像，這豈不也是學習如何控制其內在混沌之力的最佳方式嗎？

四、結語

如果說「天主的肖像」的確是天主對人類的計畫，然而這個圖像並不侷限在管理上。創一所呈現的天主的特徵，毫無疑問，重要的不是權力，而更是對權力保持控制的溫和。而人正是被邀請要成為相似這個天主的模樣。關於這一點，這一章的經文有非常明顯的一致性。當人努力管控自己的權力，克制暴力，致力實現一個平安和諧的世界，並以溫和的方式放棄對強權的幻想，積極地向他者開放時，他就在自己身上真正實現了天主的肖像。透過這種方式，人就成為一個能夠激發生命並有能力締結盟約的存在，而這恰是創造者天主的形象。透過這樣的觀點，人（既包括個體也包含集體）似乎是一個不斷成為的現實。關鍵就在於他會如何管理賦予他活力的內在力量，同時又要內外兼顧，驅使他去與他人相遇。人能夠做到嗎？當天主把一個未竟的工程託付在人的手中時，祂的確承擔了風險。

從敘事的層面，《創世紀》第一章具有事件展示的全部特徵。為讓讀者可以跟上已經開始的故事節奏，敘事者提供了必

要的信息要素。他為將要發生的行動設定了時空背景，並給讀者介紹其中的主要角色：天主，以及與天主及動物維繫複雜關係的人。他還以隱含的方式，向讀者介紹了一些基本規則。透過他的敘述方式，敘事者表現出自己無所不知，甚至可以進入到天主的內心世界，並表現出他能夠跟隨天主的視角。但他並沒有把所有的事都說出來。當然，他說的已經足夠多，好讓讀者可以理解。但他所留下的謎團，還是從一開始就好像在暗示這個任務並非如此簡單。因此，讀者需要足夠靈活，嘗試發現線索，以找到可以打開謎團的鑰匙。因為敘事者只會「在讀者閱讀時給他所需要的，既不多，也不少，在需要的時刻，需要多少就給多少。」³⁶ 所以，他清楚向讀者提出挑戰，要積極參與經文意義的構建，沒有他的參與真理不會自動出現。同時，敘事者含蓄地告訴讀者他是可以信賴的，他選擇這樣的方式敘述，期望讀者可以認同。所以，讀者受邀認同這個匿名聲音的權威，其在敘事領域所具有的超越性，就如同天主在祂的創造領域所擁有的超越性一樣。

³⁶ J. P. Sonnet, "Y a-t-il un narrateur dans la Bible? La Genèse et le modèle narratif de la Bible hébraïque", dans F. Mies (éd.), *Bible et littérature*, Le Livre et le Rouleau 6 (Bruxelles: Lessius, 1999), p. 14.